

探訪華北的反思

——城鎮化與本地教會的回應

潘惠敏著 陳樂信譯

教會成長並非取決於誘人入教，而是「靠吸引力」。(EG15)
城市的文化是多元的；……多樣的次文化並肩而存，這些文化經常實踐隔離和暴力。面對有難度的對話，教會蒙召為之服務。一方面，有些人有足夠資源發展個人及其家庭生活，但也有許多的「非公民」、「半公民」和「城市遺民」。城市製造出一種持續性的矛盾，因為當它們為居民提供大量可能性時，同時也給許多人設置很多障礙，阻擋他們對生命有圓滿的發展。(EG 74)

上述兩段取自教宗方濟各在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的警世之言，深深切合我與一些朋友在 2014 年探訪了華北的教會所帶來的反思。當我們走訪鄉下的教區時，有一件事觸動我們，就是新建的高樓大廈就矗立在玉米田旁，有時就在修院或神學院的轉角處。

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希望集中在城鎮化的議題上，並透過說明新的政府政策，反思對地方教會發展的影響。

讓那裡有城鎮

在 2014 年 3 月中國政府繼十八大及發佈了「十二五」計劃之後，發布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-2020》，(詳見 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2014-03/16/content_2640075.htm)。中國經歷驚人的經濟轉型。在過去的二十年裡，許多農民已經離開故土到城鎮及沿海城市尋求更美好的生活。政府現在希望在戰略性的方式下加快城市化，以增加財富並解決大量因無計劃的城市化所造成的社會與環境問題。其中主要的目的是要創建一個新的城市階級以刺激國內消費。這有助促進新的基礎設施、社會服務和住房建設，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。與已發展國家平均 74% 的比較，目前中國的 46.1% 國內生產總值來自服務行業。隨著城市化帶來人口集中、生活方式改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，應有助在各行業中推動革新與改進。

每戶家庭平均擁有土地為 0.6 公頃 (即 9 畝)。中國一直被「三農問題」(農業落後、農村和農民貧窮)所困擾。農業勞動力過剩和缺乏水土資源阻礙規模經濟效益。城鎮化可以騰出土地，容許按比例擴大和機械化耕作。(提示：在已發展國家中，利用單一種植和嚴重依賴化肥和殺蟲劑來實行工業化農業，高產量卻伴隨著生態破壞。「速食國家」的另一個副作用，招致高昂的醫療和社會成本。)

中國政府承認發展並不平衡。在三大城市群 (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珠三角) 中，國家 18% 的人口生活在 2.8% 的土地上，生產 36% 的國內生產總值。平均而言，華東地區有 62.2% 的居民是城市人，而西部及華中地區的比率則相對落後。通過

中央計劃協調地區發展與新的經濟增長點，經濟產出和市場可以從東擴展到西，從南到北。新的「一路一帶」戰略，是仿照古代的海陸「絲綢之路」，具有加速發展偏遠省份如新疆、西藏、黑龍江和雲南等地的目標。

全國在 1978 年至 2013 年間，城鎮化的比率由 17.9% 升至 53.7%。城市居民由 1.7 億人增長至 7.3 億人。城市的數目由 193 個倍增至 658 個。鎮的數目由 2173 增加至 20113。後者就是我們探訪時所觀察到的，由農村改變成低於縣級的鎮。

城鎮化與其不滿：教會如何回應

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快速的城鎮化造成社會矛盾。目前 2.34 億的農民工構成了大量的工業勞動力。他們生活和工作在城市裡。但他們及隨行的配偶子女無法享受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，諸如教育、醫療、社會保障及房屋。

當年輕的男女離家工作，把幼童與長者留在村裡，新的問題就出現了。這涉及我們觀察到作為教會的牧職，尤其是女修會，調整他們的服務，以滿足社會的需要。為把握學生從學校回家這間隙的優勢，天主教教理及堅振班的培訓會在寒暑假假期於鄉村堂區舉行。這培訓是有需要以密集形式進行。我們探訪一些正在擴充的長者之家（或者有需要擴充的），因為無人在家照顧這些年老或患病的人。另有一些例子，家長把三或四歲的孩子，送到可信任的天主教修女所開辦的托兒所和幼兒園寄宿。小小年紀，便離家生活。

為教會而言，城鎮化呈現既是挑戰，也是機遇。這種緊

密聯繫、以虔誠的宗教成長環境為特徵的傳統天主教村莊，並有助於守護即使幾個世紀以來受到國家壓制的信仰，正被高速發展、世俗化，以及匿名的城市生活所取代。

一個早晨我們在鄉間小路上遇見一位老神父。他在村裡探訪堂區教友後，正騎著單車回家。當村民搬入獨立樓層的高樓內，他還可以一如往昔路過作牧民探訪嗎？

據在農村牧職修女們反映，幼童感受被他們的父母拋棄的深切悲痛。一位營辦培訓中心的神父形容這些「三失世代」：祖父母來自文化大革命之時或之前，當時無人能上學；父母並無正式教育，尤缺乏道德培養；而現在農村的幼童都在沒有父母的情況下成長；他們與撫養他們的祖父母無法溝通。

教會正嘗試尋到接觸青年的方法。這是在手機及互聯網下成長的一代。在政府倡導的消費主義日益氾濫的時代，還有人們在虛擬世界及關係中尋求慰藉，則教會應如何教導超性生命、尊嚴和愛？很多中國的司鐸和修道人，包括那些年輕的，都來自農村。當更多堂區教友成為城市居民時，教會如何為修生、修女、司鐸和平信徒作城市牧民的準備？我們所探訪的教區，有一批中年神父和修道人擔當教會的骨幹。但進來的初學生和修生正在減少。這現象是近數十年間在發達國家的教會常見的。我們要問自己：教會所宣講的福音，是否有生命力？也是否和一個正急速改變與全球化的社會相關？教會是否體恤到青年的「喜樂與希望，悲傷與焦慮」？

「聯合國人居署」公布的「中國城市青年調查報告 2014-2015」顯示，在教育 and 就業之間的差異越來越大，特別

在城鄉青年之間、在就讀重點大學與地方高校的青年之間、在從事專業、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作的青年之間。隨著中國經濟放緩，為那些擁有和沒有的人收入和機會將可能更懸殊。

基督的喜訊與城市並不衝突。保祿把福音帶給外邦人，他從一城走到另一城，並且有創意地運用羅馬帝國的語言、文化、政治制度和法律。他的神學及初期教會的訓導，正是由回應地方團體所面對的問題中演變成長的。

聖經學者 N. T. Wright 閱讀聖保祿致得撒洛尼人前書，指出聖言的三個幅度，以及聖言對初期教會的影響：「透過宣講福音，祂有力量地臨到人們中；團體願以痛苦與喜樂接受聖言；福音由新建立的團體向外產生共鳴。」（參閱《保祿與強有力的聖言：福音、團體、使命》）

今天，農村變成市鎮，而農夫在中國變成城市居民，我們有否經驗到天主的話語作為轉化的力量？聖言會否改變生活？教會—天主子民—有否活出福音，自貪婪、恐懼、大男人主義及暴力中釋放出來？教會如何溝通？如何有效運用傳統媒體、互聯網、社交媒體來分享喜訊？幽默、互動、對話（而非自說自話）、使命、對普世教會的歸屬感能否成為吸引青年的方法？中國人成為了熱衷網上購物的人。這人數由 2006 年的 0.335 億人躍增至 2014 年 3.614 億人。據《中國網路觀察》所稱，衣服與包裝食品為熱門購買物品。（註 1）互聯網用家及網上消費者是否滿足於衣服與食物呢？

在《福音的喜樂》中，教宗方濟各指出「文化福音化」的需要。「大眾文化一旦接受福音化，便包含信德和精誠團

結的價值，能促進一個更正義和更富於虔誠信仰的社會發展 (EG 68-69). 天主聖言有否向外伸展？或者中國教會畫地自限？教會把甚麼喜訊帶給在城市尋求更好生活的學生、工人、專業人士和家庭？／那些被迫放棄自己土地的人？／那些仍在農村的人？教宗鼓勵增加教友的能力和權力，但提醒：「即使如今參與平信徒職務的，大有人在，但並不表示基督徒價值觀更大幅度地滲透社會、政治和經濟的層面。這參與仍然常被網綁在教會的內務上；沒有真正向外的委身行動，便無從將福音應用在社會的轉化上。平信徒的培育及向專業人士及知識分子的福傳是重要的牧靈挑戰。(EG 102)」

抽象與現實之間的差距

在 2013 年，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系列文章《離開土地》，以考察中國在「社會工程」上最新的努力－「在未來十幾年會遷移 2.5 億農村居民進入新建的城鎮和城市。」(註 2) 沒有記錄在國家藍圖的就是那些被剝奪、錯配和絕望的故事。當地方經濟增長僅由縣級本地生產總值 (GDP) 進行測定，這是不惜一切代價所發展的城市。

在 2011 年，Landesa(一個關注農村土地改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)調查發現，43%的中國村民說，政府官員已經或試圖奪去他們的土地，比 2008 年調查時的 29%更為嚴重。(註 3)

「城市化」是一個政府官員勾結開發商搶奪土地而常常賠償予農民不足的藉口。為了迫使人們離開土地，政府和一些地方官員更破壞了道路、切斷電力和水。農民和當地小企業主

往往拚力掙扎求存，有些人更訴諸自焚。

政府已經知道高投入、高消耗、高排放的普遍工業生產模式是不可持續的，中國的勞動力正在老齡化，土壤、水和空氣污染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。在 2014 年，中國的基尼系數（收入差距的指標）是 0.469，是一個相對高的數字。雖然鉅大的社會差距有助把成本壓下來，使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保持競爭力，惟政府再不能控制社會緊張局勢。

新型城鎮化政策提出戶籍制度改革，允許一億農民工登記為城鎮居民，該計劃是為方便遷移工人往一百萬人口以下的城市居住。然而卻嚴格限制移民進入人口超過 500 萬人的超級城市。

政府設想：「讓人們搬進城鎮，尋找工作，成為納稅人，他們會為政府財政做出貢獻。」但農民不全找到工作，一個因為有補貼房子而搬家的人說：「我們知道如何耕作，但不知如何在辦公室工作。」一個搬到了模範鄉鎮的農民解釋他們的消費選擇：「我們住在山上時每月的電費單不過 10 元.....但（現在）每個月我們不得不付出 670 元;.....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不用電取暖，甚至不用洗衣機。」（註 4）新城市化計劃的第 12 章第 3 節帶出了小鎮發展的未來構想：

區位優勢的小城鎮要通過規劃引導市場運作，培育成為文化旅遊、商貿物流、資源加工、交通樞紐等專業特色鎮。遠離中心城市的小城鎮和林場、農場等，要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，發展成為服務農村，帶動周邊的綜合小城鎮。

「規劃」存在中國政府各個階層的基因內，但若沒有全民的共識，官僚主義的熱情只產生一個總體規劃。例如，學者比較農民工興建的市貧民窟和一些新的定居工程。貧民窟是湊合很多不同類人的，他們充滿生機和野心。人們努力以求離開那裡。但在一些空置工業園區旁興建的模範鄉鎮，那裡的年輕人每天花幾個小時在電子遊戲廳和網吧，他們很少有工作。很多老人因為與土地和傳統生計斷絕，失去了生存方向和尊嚴。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和市場激勵的城鎮遷移計劃，可能會導致「在城市永久的底層階級，沒有家庭、農村社區和宗教的支持。」(註 5) 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們：「我們需要用默觀的注目察看我們的城市，以信德的目光注視住在人們的家居、街道和廣場的天主。」(EG71) 在「我們城市的靈魂深處」要尋找甚麼？(EG 74)

負傷的治療者：有系統的培育和長遠策劃

由於政府加強城市化，投射出來的無論在城市和村莊都有更大的社會需求。給予服務前線的牧者和治療者支持，幫助他們維護個人和團體健康是很重要的。

幾十年來，中國教會一直在反對迫害和腐敗。那些堅持信德的人都是英雄。我們在訪問期間遇見了委身事奉人們身體及靈性需求的修女。當他們擴大事工和設施（如收容家庭不能照顧的殘疾兒童，營運一個有農場的養老院，興建大型退省中心），募資、財務和管理可以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。

訪問期間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是：「很累」。顯然地，她們需要在不同的修道階段接受有系統的培育，如領導能力、財務管理、靈修，（重新）發掘修會的神恩和團體生活等。

我們探訪了的修會許多都處於頂峰的實力，但很少有投入資源作長期策劃，如醫療和退休生活。教會需要特別關注培訓新一代領導人；為約在 25 年後有大批神職人員退休作準備；也要考慮使徒工作的連續性。教會（中國以外）也許能夠分享寶貴的學習經驗。〔例如，2014 年 CARA 特別報告：「女修會人口趨勢」（註 6）；亦參閱聖座發佈有關美國修女的「使徒訪問」最終報告。（註 7）〕

在我們走訪了擴大社會服務的教區，發現有一個例外。天主教醫院和診所似乎有所萎縮，由於醫療保險的改革，誰享用公共醫療服務的都會受保，而教會辦的機構都被視為私營。一般而言，政府機構有更多的資源招聘和培訓員工，提升設備，天主教醫院和診所則流失病人。我們遇見一些行醫多年的修女現在都在堂區服務了。這是教會社會服務容易受到政策變化影響的一個例子。我們看到一些教堂的建設項目（一些全新的；一些等待資金來完成）。曾在一份報告中讀到（不是我們走訪了的教區），有時候當鄉村教堂建成，大部分教友卻已搬到新的城市中心。教區和堂區的管理人實在需要小心地執行項目規劃（包括財政和人口預測）。

教會成長的煩惱的同時，我們絕不低估我們頻頻遇到的勇敢的領導精神和充滿活力的信德。例如，今次拜訪最小的修會，她們卻承擔了極艱鉅的工作，服事愛滋病患者，這是

在中國最被忽視的窮人。牧靈工作者樂觀的報告城市教會的成長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基督徒的活力和善工鼓舞而想了解信仰。有些教區／堂區的神職人員不斷來回牧養他們離鄉別井的羊群，促成他們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團體。

城市基督徒團體也促進平信徒的領導培育。我們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女生，她曾是學生領袖，教區供她到海外修讀牧民課程。她現在於青年與牧民培育發揮著積極的作用。

取得公民意識

最後，我想指出一個矛盾。在新型城鎮化計劃中，多次提及「市民化」一詞：意即發展城市居民的氣質與禮儀。像「公民」(civil)、「公民的」(civic)、「市民」(citizen)的詞彙，是來自拉丁文的字根 *civis*，意思是「鎮民」。由於生活在市鎮，人可以學得禮貌，互助，歸屬感，參與等等的美德。

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，卻對任何有關「公民」聯想十分敏感。自十八大三中全會宣布「依法治國」、「依法執政」及「依法行政」、一連串市場和法律改革，還有最近反貪腐運動，有可能會削弱黨的控制。機密的「第九號」文件於2013年春在共產黨員之間傳閱。它現已廣為人知。(註8)這文件警告黨面臨貪腐以外的存在危機。它規定了七不講：

1. 宣揚西方憲政民主。企圖否定當代領導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
2. 宣揚『普世價值』，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
3. 宣揚公民社會，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

4. 宣揚新自由主義，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
5. 宣揚西方新聞觀，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
6. 宣揚歷史虛無主義，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國歷史
7. 質疑改革開放，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

文件又敦促黨員密切關注思想工作：

1. 加強意識的領導
2. 切實提高辨別理論是非的能力
3. 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
4. 切實加強思想戰場管理

此外，新法例也加強監管非政府組織。據《廣州市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》稱，當市登記管理機關透過檢查或根據舉報等途徑，發現「非法社會組織」時，將在七日內決定是否立案及予以取締。如果社會組織未經登記，將被視為非法；或者擅自以社會組織名義進行活動的；或者被撤銷登記後繼續以社會組織名義進行活動，均被視為非法。（註9）

主流宗教不在「七不講」之中。但基督徒在2014年非常艱難。（註10）更突出的是在溫州（浙江），十字架由一些已認可的教堂頂上被移除。一些教堂或教產被毀。當局剛發表《浙江省宗教建築規範》為徵求意見。《規範》看起來是微觀管理（但無解釋）；範疇包括在教堂外十字架的高度及位

置。而且在五大宗教之中，只有佛教免除不必在宗教建築內設置特定的財務和檔案辦事處。

奇怪的是，最新的研究表示，隨著市區擴充，三成以上市鎮的人口卻已經下降。(註 11) 人們不斷遷移，但並非一定往新市鎮去。相反，他們從較落後的市鎮邊緣，搬到較發達城鎮的中心。人們會聚居於他們可以有更好生活的地方。教會可以幫忙問這問題：用甚麼來衡量更好的生活？

基督宗教在中國經歷過很多考驗。在一些地區種子已深深植根，而我們見到它們結出美果。但很多人仍未聽到基督的福音。他們的生活和文化未被更新。當工作及處境似乎很困難，而我們都禁不住失望時，讓這些明智的話啟發我們：

當播種者看到莠子在麥子中發芽時，不會埋怨或反應過度，他或她會想方設法讓「道成肉身」在特定的情況紮根，並結出新生命的累累果實，儘管這些果實可能看來不完美或不完整。為耶穌基督作證的門徒，已準備好交付他或她整個的生命，殉道也在所不辭，這目標可不是要樹敵，而是要看到天主聖言被人接受，其釋放和更新的能力得以彰顯出來。(EG, 24)

讓我們一起信奉福音，它告訴我們天主的國已臨現世界，並在這裡和那裡以不同的方式成長：像那長成大樹的小小種子(參閱瑪十三 31-32); 像那讓麵糰發酵的酵母(參閱瑪十三 33); 像那在莠子中間生長的好種籽(參閱瑪十三 24-30)和總能欣悅地讓我們驚嘆。(EG, 278) □

(編者按：本文附註請參閱第 88 至 100 頁。)